

好作品是对时代的呼应

——张建鲁《泪河》深度评析

刘秀华(曲阜)

在2025年中国文坛军旅文学新现实主义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张建鲁的短篇小说《泪河》凭借精练厚重的叙事脱颖而出。作品斩获第二届《小说选刊》“包公故里杯优秀小说奖”,成为该创作群体的代表性佳作。作品以强军为基,聚焦军人信仰与日常,融英雄主义与人文关怀于现实深耕,既延续了战争题材文学的精神内核,又实现了同类题材的突破创新,兼具文学质感与正向价值,深刻诠释了“文学应追求理想现实”的创作命题。

《泪河》的创作深植双重土壤:一方面是作家个人生命体验,张建鲁的校园记忆、戍边战火经历,加之父亲战役英雄的家族传承,让军旅生活与家国情怀成为刻入骨髓的印记;另一方面则是兖州地域的文化积淀,泗河、杨家河、滋阳山等真实地理标识,以及捻军之战、抗日等本土历史战事,共同构筑了故事的现实基底。

作品更呼应时代命题——在民众渴望从文学中找寻内心倒影的当下,文学贴近大众成为必然趋势。张建鲁以作家的责任担当,用大众熟悉的叙事方式传递正能量,让文字兼具生命力与感染力。同时,孔子所倡导的“立功立德立言”,更在小说人物的抉择与坚守中得到生动彰显,让作品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底蕴相得益彰。

《泪河》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在于其匠心独运的叙事结构。小说并未采用平铺直叙的线性模式,而是以“现时线+回忆线”的双线交织,在两万余字的篇幅内最大化拓展了叙事的广度与深度。

现时线中,主角张立奔赴前线的列车行程铺垫出危险未知的战场基调;回忆线则以列车行进为契机,唤醒兖州泗河、青涩爱情、年迈母亲等温暖故乡记忆。战场的前行与故乡的回溯形成逆向张力,既让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更隐喻着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撕裂——当青春与爱情还停留在泗河畔,生命已被推向枪林弹雨的前线。

同时,小说以张立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既保证了情感的真实性与代入感,又通过“有限视角”留下叙事空白:张立对王红丽牺牲细节的未知、对周丽多年付出的后知后觉,让故事充满悬念与遗憾,也为读者的情感共鸣留下了想象空间,使叙事的余韵更加悠长。

战争题材文学离不开“牺牲”的书写,但《泪河》跳出了“战场捐躯”的单一叙事,构建了多维度的牺牲图

景。女战士王红丽为掩护战友扑向手榴弹,以年轻生命完成军人使命,是壮烈的生命奉献;张立告别母亲奔赴前线,承受“忠孝不能两全”的愧疚,是个人情感的牺牲;周丽为照顾张立年迈的母亲,放弃青春与爱情,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坚守。

这些牺牲形态各异,却共同诠释了英雄主义的丰富内涵:英雄既是战场上舍生忘死的战士,也是后方甘于奉献的普通人。王红丽的牺牲是“轰轰烈烈的伟大”,周丽的坚守是“静水流深的平凡”,而张立的抉择是“进退两难的无奈”,但三者都蕴含着对家国的忠诚、对他人的善意与对责任的担当。更可贵的是,小说将牺牲转化为持续性的精神坚守,让英雄主义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而是扎根于人性深处的美好品质。

《泪河》的情感表达堪称“哀而不伤”的典范,作者以“节制叙事”拒绝夸张渲染,却让情感的穿透力更加持久深刻。所有深情与悲痛,都隐藏在平淡的细节与简洁的对话中——王红丽父亲红着眼圈说:“不哭,孩子,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这句话将悲痛与坚强融为一体;张立母亲一句“小丽这孩子,苦了她了”,道尽周丽多年的付出与委屈。

这种克制的表达符合战争年代的情感状态——生死离别已成常态,唯有坚守才是对逝者的告慰,更让情感显得真挚厚重。张立与王红丽在泗河畔的短暂相处、战友间的相互鼓励、周丽缝补的衣物,这些朴素细节构成了战争年代最珍贵的情感底色,如泗河水般缓缓流淌,浸润读者心灵。

标题“泪河”是贯穿全文的核心隐喻,兼具三重意蕴与象征力量:表层是兖州故乡的泗河,见证着张立、王红丽、周丽的青春懵懂与真挚情谊;深层是个体苦难与情感的汇聚,承载着牺牲之泪、遗憾之泪与坚守之泪,成为个体命运的见证者;更高维度则是民族战火中沉淀的集体记忆,是无数中国人在战争中经历的苦难、牺牲与坚守的象征。

小说通过三个年轻人的命运轨迹,将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紧密相连。他们对爱情的憧憬、对亲情的眷恋、对幸福的渴望,以及战争带来的抉择与牺牲,正是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命运的缩影——前方有青年浴血奋战,后方有百姓默默支持,个体的悲欢离合最终融入宏大的家国叙事。而“泪河”始终向前流淌的意象,更蕴含着希望与重生的意味:无论苦难多么深重,人性的美好与民族精神都将在磨砺中沉淀升华。

冬访南池

任广彬(任城)

碧空如洗,暖阳扑面,正是探访南池的绝佳时节。

南池静卧老城西南隅。自东北角入园,一座高大牌楼默立在冬阳里,匾上“古南池”三字遒劲凝重,像一扇悄然开启的时光之门。

我偏爱冬日的南池。此时草木褪尽繁华,园景疏朗开阔,宛如洗尽铅华的佳人,素雅中透着明净的风骨。人声渐远,静谧愈浓,最宜一人走走停停,任思绪飞扬。

巍巍王母阁矗立在湛蓝的天幕下。阁前湖水轻漾,将远亭近树一并揽入怀中。风过影动,虚实交错,恍若一幅灵动的水墨长卷,令人不觉沉醉其间。

遥想当年,杜甫客游任城,与许主簿共泛南池,留下《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的诗句:“秋水通沟洫,城隅进小船。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诗句如画,尽展水乡秋色。这一池碧水,亦曾牵动另一位诗

坛巨擘的情思。相传李白、杜甫曾于此同游,结下深情厚谊,传为千古佳话。如今,伫立在湖畔的“李杜会”雕像,便仿佛让“诗仙”与“诗圣”穿越时空再度相逢,共赏这一池冬水,续写千年诗缘。

正怀想间,一缕清芬悄然袭来。循香望去,竟是几株腊梅,已绽出蜜蜡似的骨朵,伶伶俐俐地缀于枝间。不争不喧,只凭这淡淡暗香,吐露天地将醒的讯息,恰如宋人诗句所云:“破腊惊春意,凌寒试晓妆。”

沧海桑田,南池早已不囿于纸上的风景。如今这里是市民的闲适之园:湖边有人悠然慢跑,广场上乐声悠扬,孩童的嬉笑掠过青石小径……古老的诗意,就这样融入温热的日常,漾开另一种生机。

日影渐斜,亭阁与水波都镀上一层柔金。我慢慢往回走,周身暖意融融,心神澄澈安宁。这一趟冬日闲步,像是赴了一场跨越千年的邀约——与自然相晤,与历史对话,也与当下这份热闹而平和的人间烟火,静静相拥。

过客

中都学士(汶上)

我是谁的过客
谁又是我的过客
匆匆忙忙走过四十八载
昔年亲手栽下的花与草
已渺然不见
幼时的玩伴
月下的同窗
除了偶尔电话微信
好多年不见
更有几人从此阴阳相隔
再难重逢
尤其是心底念的那人
烟雨蹉跎岁月
如今不知
漂泊在何方

冬天的花

李洪光(太白湖新区)

你用纤细的手指
织成了冬天的花
这美丽的花啊
如同两只蝴蝶
轻盈地飞来
西风寒冽
穷冬扫野
一束柔柔的线
如春天的暖阳
越过星辰大海
托起心中清风明台
似细雨的湿润
片片梨花
在寒冬盛开

等一场雪

靳继书(嘉祥)

云渐渐低下去
压住了所有的喧嚣
枯草藏起心事
小鸟也敛了低飞的翅膀

风掠过枝头
捎来远方你的消息
我向远处望去
等一片白落下来

一切将会被抹平
错过与遗憾
亦是如此
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话
埋进雪里成了往事
等雪落满大地
世界安静成一首诗
我站在门口
等一场洁白的相遇